杜工部律詩全

虞邵菴註杜工部律詩序

詩之變屢矣三百篇之後而五七言繼作至于有唐沈宋之流又作為律詩詩變至是極矣開元天寶以来作者日盛其中有奥博之學雄傑之才忠君愛國之誠閔時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處

勞佚憂悲愉樂感憤激烈皆於詩見之粹然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繼風雅之什其有作亦皆興寄深遠曲盡物情非有如子美者信哉斯言也惜為之註者雖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鑿又或簡略不足以盡發其意讀者病焉虞邵菴先生獨取其七言律詩一百五十餘首而註釋之本朱子詩傳之作蹊其事實而述其指趣而公所以作與其有益於學者不少餘姚魏仲厚與弟仲英寂好杜詩得公所註刻

之揮以傳使天下作者皆有所悟入而得以臻其妙厚矣哉用心也詩者志之所發形於言雖各有自然之機然非取法於前人而歌咏從容中度不失其法也而邵菴先生之註未盛傳聞者蓋有頴見而不可得之歎漢蔡伯喈得王充論衡而秘玩以自資今仲厚兄弟得此書不私於為已而公以及人其賢可知矣刻既完仲英之子璠為瀧水丞述職来京師請予叙其首予謂詩不待序而傳然仲厚兄弟嘉惠學者之心不

可不白也故為序之

至正七年三月望日通議大夫禮
部左侍郎翰林侍讀學士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泰和王

杜詩七言律目錄一百五十一首

紀行
恨別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捨
峽中覽物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憶古
暮歸
即事
撥悶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詠懷古跡五首　蜀相

詣將五首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嘗成

狂夫

江村

簷影即司法

題人屋　　卜居

柏堅士孝屋　　野老

宗族　　赤甲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呈吳郎

崔氏東山草堂

隱逸

覃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南隣
釋老
留別公宴大易沙門
因許入奉寄淨寧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玉臺觀
四時
即事
曲江二首
曲江對雨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秋盡
節序
立春
小寒食舟中
九日藍田崔氏莊
暮春
曲江對酒
多雨執熱奉懷李尚書
十二月一日三首
登高
人日
九日二首

小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一首
冬至
晚日
至後
書衣
書夢
夜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黃草
地理
望嶽
灩澦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
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閣夜
登瓦

眺望
野望
亭樹
滕王亭子
果實
題桃樹
舟楫
進艇
城西陂泛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吹笛
禽鳥
見正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鶻者久
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鶻恐臘
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翼思秋之甚眇不

可見請予賦二詩

燕子来舟中作

重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乙卯)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奉待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嚴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發漢朝廷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贈帝七葬書)

崔評事弟(卜相)

贈田九判官梁丘(不到應憲老夫見泥兩怯

寄常徵君

尋劉

寘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客至

寄杜位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餚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兼寄此詩往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郎十五判官受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送別

李員外送鄉弟韶赴黃門從狀朝謁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

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幸員外

送王十五判官赴普州司户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關為面別情見于詩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賛

送韓圭四江東省覲

長沙送李十一銜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
重泛鄭監前湖
雜賦
示獠奴阿段
杜詩七言律目録終
杜工部七言律詩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
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
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指録山之亂劒外蜀劒
洛城洛陽即河南府胡騎指録山之亂劒外蜀劒
閣之外河陽河南洛陽也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
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公棄官入
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

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
紗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
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
而眠其立其卧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
庭則幽燕平而洛城勝而望其奮鉞摧鋒掃穴犁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矣隣雞野哭如昨
日物色生態餘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
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柝警夜之木今之柝子也○此詩起聯對偶而次
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鄰
雞生意對物色又為就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
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啓明之星忽然
在天亦不遲矣雞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
日之曉矣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倏
然而變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
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游之地不必戀
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
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劒外劒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
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此詩言久客劒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
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到而先之以泣也既悲
即喜故隨看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
所以漫卷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
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
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
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得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春来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渾興與同遊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謝玄暉連韻也公所居草

堂有水檻詩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感平生而自謂性僻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漫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木浮渡以代船亦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撥悶

閭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今美味入吾脣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鄂之富水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麴米春裴鉶之傳奇記亦有酒名松醪春延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

春亦必為酒名也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峽中必舊高師為長年三老挨柁凡欲開船則挨轉柁尾則船頭便開故曰挨柁開頭川人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必在忠綸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等挨轉梢柁以開船頭其捷疾如有神助下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雇一備雇船之直當使麵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為假設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雇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未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挨柁此就本句對格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鷹隼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實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巫峽在夔州有三峽夔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

跡詩渭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也○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本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載炊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此意也底心性問醫焉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醫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身老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否況今民已病而斂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實賦也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雙白魚不受鈎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教金鼎腸斷秦川流濁涇

馬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阮籍晉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細柳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遍周亞夫為將

軍駐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
得罷兵戈也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以
川名秦州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
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
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
翊陽陵縣入渭○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
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柑未可
食其蕭瑟可知矣況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
宗即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戒嚴
人情洶洶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
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州而上句方
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接續疑州字乃
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
而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即物
之事第三聯即身之事末聯即時之事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
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
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三輔者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

掾吏華州為扶風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嶽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覩巫峽豈天有類華嶽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觀河華則為掾吏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蘿蘿日長而衾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殊非可久居不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當為憶在四字本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則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漓水一名桂水秦川鼓鞞言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又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歎其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

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旦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矣舟楫非實缺也無崔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栖歸途所見也烏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擣練入門所聞也以下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冥乎深歎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命者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曹長亦為補遺因在兩省故爾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花開蕊欲然漲合鷺群飛大劑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論交舊得深歡

孟冬寒雨晚相過意未闌夜經雷雨旦微寒兩鬢高飛故喜毛翻之乾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因自嘆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兩鬢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益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然漫漫群鷺回翔振迅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也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度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直午夜不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馬駛風不為疾也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武陵五溪蠻夷謂雄溪樠溪酉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

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其意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末及庾信乃詠古跡也支離字未必引莊子支離疏之注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已南天地之間但見巫峽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

息至此使我哀時至于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末
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名重于時今公亦
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
第二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
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
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
而變衰宋玉宅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
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
之宅是也歸州亦有宋玉宅雲雨荒臺宋玉為楚
王賦陽臺託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
神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游雲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
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
山之陽高唐之阻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襄王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
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

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辨悲秋玉蓋為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也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歎息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歎息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歎息

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
信外國恨之不及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
寄其恨帝乃按冦其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
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唯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
晉石崇王季倫作明君詞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
今曰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
臺稍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臺宮名琵琶
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
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八拍云
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此詩亦因

有昭君村焉而專詠昭君也言群山萬壑之間尚有
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朝
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也向黃昏猶云夜
泉寞漠之鄉也惟其去漢臺故紫臺風面不可見記
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惟其獨望青塚故環珮之
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
蓋言後世畫工之巧傳也春風面冶容之謂送聊
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
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昭君初適
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

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華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曇華想像空山
棗王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
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龍船步道歸魚復改縣為求
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棄船步道歸魚復改縣為求
安後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受遺詔處
縣有先主廟武侯祠後封為威烈武鐘仁濟王水
經云永安宮在魚復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
二十餘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經魚復縣即奉節縣

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廟崇慶州亦有先
主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臥龍寺先主
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此詩最見
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華天子之殂曰崩
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
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
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三峽又崩於永安
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既為寺而當時之翠
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
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

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祀祭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紓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為左相呂望壁姓姜字子牙釣于磻溪之上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獵遇于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荊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材直可與伊

尹呂尚蕭何曹參同佐高祖定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荊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材直可與伊尹呂尚蕭何曹參同佐高祖定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荊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

尹呂望為兄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
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荆州之軍向
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
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運
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
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濵奇勝歎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暎堦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
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
中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
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枉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
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
宮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
宂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
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

中臨蒙上表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
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卒于軍楊武侯手所植
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工織錦濯於江中
錦乃鮮明故號錦江○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
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何處尋接句在城
外古柏陰森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
空好音幽閟之地少人經過也因覩此景追感當
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
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
復為已任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之
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
主之志若此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
之師司馬懿怯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
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
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將相

諸將 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靦多少才官守涇渭將軍自莫破愁顏

南山終南山也王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宮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勑改葬苑外又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悵亦隨息金椀當用作玉椀恐避玉

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烱傳烱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長安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號北斗城涇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入渭水至京兆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材官漢書材官蹶張拍殺武匡也○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秉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

塞謂有事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餘入
關而毅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本朝食
時已見陵中金盤出在人間蓋一夕為胡人所發
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
勝咤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樹旗旄於北斗城
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
用愁亦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戒
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材官
失守咤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辭可謂
峻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援漢旌豈謂盡煩西統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琴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昇平

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三壘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
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
稱為天之驕子田統者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
子儀以朔方安西田統等兵討安慶緒其後田統
特功侵擾中國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哥舒翰失
守敗績龍起指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乃安

史所起之地今商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此詩因田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求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城奪擾其地擬遠絶入驕不使其抜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有主也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蒼昇平之時節度使乎首因言田紇之兵来京師潼關為之隘陋若有無中國之意肇然蕭宗起於靈武中國猶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子之獨憂乎其可悃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劒門何處○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宵銷金甲事春農○

洛陽河南府也秦關百二漢紀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劒門言河北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鳳翔節度使兼封方隴勝覽云武王克商封虢後於劒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
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長
安為祿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
有逆節則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安史餘黨猶擾鄴
城則尅之封疆何處可寘此征伐之所以未休也
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諸將曰補袞宰
相之任也今諸將加官皆專內任則干預袞職多
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有自給粮餉之
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王縉之臨邊
也稍為尋喜貢息兵屯種銷兵器為農具繼

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以為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宮氛侵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犀錫魯為大司馬總戎皆揮
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十丈周千
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
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
漢之極界越裳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越裳國周
公相成王誅管叔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
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為飾南海明

珠後漢賈琮傳交趾多珍産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大司馬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黄鉞出討之帝親餞于郊此殊錫也侍中貂後漢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天王春秋周稱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居外責其盧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吕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及故交趾珠崖之貢不来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言南海指珠崖

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總之不離海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蕃之貢珍久絶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者其總兵于外也又皆帶内任而插侍中之貂貌然徒尔叨冒殊恩而已因復歎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之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辭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蜀中常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復見也炎風朔雲炎海冰天以極南極北

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来巫峽清秋萬壑哀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錦江濯錦江又曰即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濯錦江又曰即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

臺在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嚴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此詩蓋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歎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来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魯共迎中使可謂親密緣武薨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閒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亡不可見之未乃歎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仗出群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八哀詩云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夜止於戊故曰五夜箭漏箭也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絲綸豐縮之言詩言五更之漏聲催曉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桃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

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留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讌冊既進鸞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玆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桃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

故旗影動惟風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為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雪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雲殘鵷鷺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朗詠餘容出每遲

天門天子之門也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即大明宮也鵷鷺漢有鵷鷺觀在甘泉宮蓋借比當時之禁掖也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鏁中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鵷鷺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晴故又已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完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內正殿

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字官沐景移○書漏稀聞高閣報天顔有喜近
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
上後天祐間罷引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在
宣政殿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夔龍舜二臣
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擬遂比天上鳳凰池○公
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定中望見天
子將出之時戸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故云雙
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
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廷中因在花下而見日
影之移紫宸內衙書漏時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
故稀聞拾遺底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
得知又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
左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
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後二句言退朝之事
與前篇同體

省宇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千景○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滿徑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府閣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
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媿比雙南金
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
埤謂垣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衮職詩大雅云衮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埤掖垣之上編竹為儲胥
琴向以報之雙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
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雲其積陰
之處春夏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
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亦二句富麗混成前四句詠
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
旅進旅退所以違回出院者不遂其宿心也公之
報效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
之重今果何如所以媿之也蓋有所諷而言故題
壁以警高列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鑞炬殘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井中深嫁故清秋夜氣
已寒獨宿不寐見鑞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

欲自語而凄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
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
斷絶欲歸則關塞路遥人煙蕭索易行也自華
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
强叅謀幕府如鶺鴒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
鬱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
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
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衙暮景柔勞鍾鼓報
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無吏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蘇
陂之陽○此詩亦言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
疎故易散而晚晴實堪時莎徑已歡而又經雨也
苔先自生院中階潤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
高夕陽倒影斂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辨天色
惟聽鍾鼓聲真則明日之晴可知今既見衙暮景
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花多君笑人應咲我
不得出院而玩晴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
雖為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

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中晚晴結二句懷西郭
茅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檻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露梢鼄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謝安宅懶慢無心作解嘲

揖見夢弼註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壓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太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皆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蔭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色也飛烏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烏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來不已也末以揚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故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為神奇也木吟風竹滴露烏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

元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雙鷗鷺對
泛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主人
指裴冕公到成都初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
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之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
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
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在紹興府晉王子猷
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
剡溪即乘興棹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
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前四句
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
也城郭之間人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
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第三聯
言魚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
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遊萬里尋訪王
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
者乎又按裴冕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
知已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

堂蓋可見情義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溪水
西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
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
凄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註百花潭宴字記公之宅城
浣花溪地名百花潭○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
詩成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
堂近百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即滄浪之水
也前四句賦草堂其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
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者久無書問則不
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乏食而有飢
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慈至於
一身亦將轉乎溝壑蓋由疎宕放曠之所致也疎
宕放曠宜乎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貧困而改
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直公可
謂古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飢困若此則裴冕待公
之薄又可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舡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潭即百花潭劍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棧道也在綿谷縣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貰酒處玉壘記云在浣花溪北東郡今滑州也城闕至德二年成都陞爲南京公自注得稱城闕也○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岸迂回故不正柴門瞰岸而開故亦不正也漁網客船江上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劍閣之險爲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耳況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基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指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

皆以江村對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聯事物之幽頸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來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肴以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炎皆可以獻天予羙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隣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後深酌道吾真

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胛故謂之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方輿勝覽云在夔州巫山縣東炎皆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縕黂扶拂甫云切余實也以過冬暨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屋生之曰昔人有羙芰薤之蛮甘泉荃芹莘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蛮於口慘於腹衆哂之其人大慙若此類也鄭

審辭擾郡昂來參公之故舊也評事公雅評事第
郎中大芳○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芹
曝之獻可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
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事
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淵泳勉為酌
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
遷居之樂未獨樂焉其抒天倫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實籍疎
豁惜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煥高兼曉風江颯颯颯

凡秋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會軒數數愁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
司法居之瀼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
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姻壻之父
為姻婭○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

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還來停居而宴遊也頗聯賦
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
作親眷相見之也但許我坐軒外頻來散愁而

已室堂之奥則未許宜入也然亦相謂之辭耳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抵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捕鼠雖却任真已訴徵求負到骨正思戎馬決盈巾

此詩因公堂前有棗隣婦得以取為食又吳郎来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徃来故公賦此以嘱吳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来一任西隣寡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須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人寧有此事只緣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暱使得安心而取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客而恐其見阻不来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必如此也故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府徵求負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因者甚衆為之隨淚雖欲兼濟而不可得況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爭勉吳郎再容其来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惠鰥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圖傾盖秋水浮堦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碧山學士張褒梁昊歟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三冬足東方朔傳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士棄官退居茅屋甚至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賤不以人爵棄天爵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盖水浮堦而溜成新決之渠傾盖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屋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況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乎

○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剥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西莊王給事共門空閉鎖松筠

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

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關
王給事主維也晚年得宋之閻藍田別墅在輞川
維嘗作輞川圖傳於世○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
其別業也自發鍾聲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鍾磬蓋草
堂必貯古彝器又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鍾一名磬在
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
崔氏草堂結乃又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
而閉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抑彼
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頻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鵪鶉飛急到沙頭峽闕險路今虛遠禹鑿悉江正
穩沉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荊州江陵府也峽內巫峽之內鵪鶉水鳥行則首
尾動搖詩棠棣篇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
在江陵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
拒峣關峣峣在峽內上洛北藍田南武關西禹鑿
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級綏也又金章紫
綬鷁江東人畫鷁於船頭以驚水族鷁水鳥名黃

牛荆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黄牛山見送韓十四
江東省覲○遠行音問多虚況兵戈之際尤易疑
傳今觀迎妻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
虚傳之憂也鴻鴈之飛有先後之序失一鴈則缺
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者矣鶺鴒之飛則鳴行則
摇有急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来峽内
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也嶢闕之
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
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險冬寒水落則其流正
狹可以棄舟出峽下江陵矣末乃言盛服乘牛所

徃相見新年未必乃弟報遣平安於峽中也大屬
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来肌骨苦寒侵宅鄉就我生春
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
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李益疎枝半不禁
晉王戎好作如意舞起聯追念乃弟来自藍田之
時雪寒勞苦倦来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
之喜故云生春色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内是為
故國今弟去彼而移家就此兄弟之情厚矣故云
見客心歡愛之狀起舞長吟猶以為

未足復索梅花共咲而梅乃初蕊尚不禁冷是其
春色反不如我生春多
特借用言其老而吟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園須似邵
平瓜比年病酒開消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群書為文綺麗雜
含字君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桓溫別駕以
辭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
布衣蔬食晏如也又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為德
行之感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徑惟裘仲
仲從之遊為兗州刺史又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
里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此
詩公謂親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
先賢之宅今已荒深知屬何人但得短墻猶在雖
殘草亦任其荒蕪為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
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
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
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消滿然兄弟

勸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蓋深以得遂同居為快耳

隱逸

○ 覃山人隱居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永蟄無光留戶庭寻已知出處心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良難望秋天鹿晏眸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彦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君漢魏以来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駟馬一車四馬也漢四皓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此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聯即隱居而言謂其已死獨存松菊林壑宛然惟餘庭戶因歎我非不肯隱也見此離亂思欲往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也末復歎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如山

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知伐木篇求友之事也春山而澗道猶寒者求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氷雪而行也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因美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來麋鹿游其地矣或云遠害而與麋鹿游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興而來乍目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又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

不為名利所縛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公蓋
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者之事後四
句美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賸看賓客兒童
喜得食掇除鳥雀馴秋水繞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前四句
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過南隣之事也野服食
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真隱士之賢者也野航

送一作對字好

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不然其日公與渡船而
訪南隣者兩三人也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
與公周旋談笑而不能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蘿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筵筍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廬山記昔匡俗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
匡廬在潯陽即江州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族姓

湯能詩又曰湯休廬山有香鑪峰釋氏要覽三國
時高僧鄧隱峰遊五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傳燈
錄舒州潤山寀奇絶而山蘼尤勝誌公與白鶴道
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
以物誌其地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其
以卓錫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蘼將止忽聞空中
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蘼道人不懌然以前
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此詩公將發岳
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
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
大易沙門也大易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
之詩我所以見其襟懷灑落也既藏其詩又嘗開篋而
觀以擬其心神閒詩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聯即
別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鑪峰上作寺
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淩空而飛止於鑪峰
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陵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羣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時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為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末言有人來說旻公常話我為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尔也

寺觀

○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靜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窅窅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底事黿鼉須到上頭

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時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觸景而生況坐此空寂之閣所以迥添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達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

官貴之地耳次聯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莫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閉客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鍾之僧不暇與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愁每在閒寂之時難遣如裴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閒寂也末遂誚之曰知尔苦吟而瘦然於交遊之際疎懶之甚怪其不肯頻来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故詩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句寄裴十之言

○玉華臺觀

中天積翠玉華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来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蘆花淺淺迷新渚槲葉翻翻長故瓢猶有紅顏生羽翰便攜黄鶴更相邀

玉甚望漢禮樂志遊閬
馮夷河伯水神嬴女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
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
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鳳鳳鳴公為作鳳臺夫
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鳳飛去秦姓嬴氏烏鵲
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起聯以天
上玉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遥又曰高居
吹聯以水仙女仙之事比觀中道士所奏之音樂
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而烏鵲橋亦是用事借龍
闕窟之實景然一句皆為恍惚奇怪之狀所以描
寫仙境也末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
飛行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
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上
句而用此名耳

四時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皓皓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當畫裏○虛無只少對蕭湘

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乍晴乍雨暖氣

薰人鶯燕来往佐闌寓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卷簾而坐如在畫圖之内已可喜已但峽中山山迫窄尚不及瀟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寬平也故末句又之鶯渡水而飛遇雨之濕故却回燕銜泥營壘政欲其潤故不相妨也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虚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遠欲紅暮春鶯渡水挾子翻飛還一叢峽中巫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北見後所思詩注○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目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況卧病愈覺煩人故云下有擁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虚曠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鴛鷺之洲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蓋聚也言飛来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況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領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即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綠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耳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巢巢塚無主故石獸毀敗也第五句不可因庾信詩云翡翠本徵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富麗之景則與上下句意皆不貫通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

上章而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曲
江之花飛欲盡甚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
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
飲亦為人生須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
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
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今春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
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
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苑即芙蓉苑之外江曲江在苑之北拂衣王獻之
字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生樗蒲曰南風
不競門生曰此郎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
拂衣而去○此篇又後篇疑論房綰遭譴怒侵官
之際而作也以頷聯扈聯觀之皆失意之辭非如
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比矣久坐不歸無意緒也但
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
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
人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與世態背馳也末復自

責甘俞日牽於薄官絶迹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
懷老大之傷悲悔不垂
浪之洲言官於朝則與
仙之境謬矣吏情愚塊
情則久與滄洲跡遠矣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臙脂
落水萍牽風翠帶長龍武新雪深驅騎入蓉芙蓉別殿謾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酔佳人錦瑟傍

苑墻芙蓉苑墻也江亭曲江之亭新軍至德二載
名神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
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第夾城入園中有殿亦曰別殿公
又連芙蓉苑苑墻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
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金錢會長安間中書
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綵百貫宰臣已下於曲江
合宴此賜金錢會也○
江宴時賜衣帛數物繫於綵索之端謂之
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酔佳人錦瑟傍
與曲江合宴之賜酒已得
有留連曲江之景羨羣臣之榮君不忍去其

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西南史景第三聯言時值雨雨衛輦方留禁衛雷未不復遊華曲江芙蓉園之別殿謾尔焚香待望也未復自歎不得同受詔賜會此江亭白何時曰歸醉美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突水淼炎海挽奇峰肆亢火雲升思霑道賜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暍傷暑病即今中暍也玉井冰唐制百官賜冰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歸官有部吏主之遵值其方飲剌史大窮候遵遵留連酣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方令從後園出去應休連與滿杯之朔孟公遵字也山陰雪興書曰孟公不顧尚書豈之見前卜居詩○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是年之熱獨甚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拾遺例受宮中賜冰之恩今卧病在外則不得與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宮恩在道之人則思霑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且長也結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陳遵王敞二

茸然但略用而不全其本其事實也只是言我非不
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執熱前六句言多病執熱
末二句言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輟飡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蠛蠓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氷

蠛蠓即今全蠛北方有之公論房琯事帝怒乾元元
年七月貶華州此早寒於七月六日猶熱疑責
托意以譏之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氷萬里氷

厚百尺○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
去省掖而居州廨本不勝責褻而煩瀆矣又值其
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蠛多蠅亦
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為賀蘭
進明諸瑄於帝并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
諸媢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
冠帶坐曹文案究故欲狂叫末聯欲棄去而納涼
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國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蕭森氣公因感此而自歎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國之心也它日言向日一繫空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
安得不移情形於詠歎哉江間即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之物中四句交股應
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洗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

沾衣乘槎按張騫受
乘槎之說唯張華博
年八月見槎來不失
處有城郭屋舍中有
之驚問曰何由至此
蜀訪問嚴君平還以
星犯牛女即此人到
美亦承誰用之耳晝
香爐漢官儀尚書郎
從公嘗為尚書負外

粉堞以粉飾之○此
極言其思歸之切也
臨其上言我每依北
歸而未得也嘗聞峽
在此則實聞之而下
使今秋我不得歸則
檢校二部員外郎而
遠者以病之故但聞
隱〻為可悲也不特
看石上之月已暎荻

[illegible]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
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公登
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
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
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
槎奉之事成虛矣我雖
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
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
此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
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

豈不猶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華書省一句又因隨搓而言山樓一句又因聽猿而為始終之辭也北斗一本作南斗必謂公在南望北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況長安乎

又上直北斗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浪浦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琯作旨賊華州掾此甫規匡衡也漢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太夫皆初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晚之氣清也即此樓每日之所見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歎也

謂我亦能如圭衡之抗跡如論房琯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在京受詔則心事皆違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向但如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赤肥衣輕馳騁於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於此獨江頭之窅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言夔之北方乃關輔之地擾攘也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鄜宮完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久客巴蜀故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第宅而第宅皆為他人所有文武之臣又皆罕功濫進非復向時勳閥衣冠長安正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遲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況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

之事平患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即隋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三年改蓬萊宮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昆侖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又漢武帝時王母降于承華殿見早朝大明宮詩註紫氣關尹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望天文登樓四望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著道德經雉尾扇高宗因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此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塵也青瑣見前晚出左掖註○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歎而懷舊也唐自明皇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清頗以神仙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為蓬萊宮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

而承露銅盤東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扇而開但見日光旋遶龍顏群臣咸觀儼若神人之見也未乃自歎我獨臥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厠朝班者而今不復覩矣可

曜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鳥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曜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安方直賜勝覽

峽在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曜峽乃三峽之門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亭吐蕃陷京師也珠簾繡柱織珠為簾文選注記洛陽殿

○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繡柱、恒相接同一蕭索矣因曜塘曲江相去數里而言昔明皇之盛五王嘗自禁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簫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教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

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怜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又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旅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寒天唯鳥道江湖淼地一漁翁

昆明漢武帝元狩三年鑿吏卒穿昆明池帝欲征越嶲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織女漢宮闕記

昆明池左右有二石人相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菰又曰蔣又曰茭白中心生白薹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薹中有黑者為烏蠶一云茭蠶其中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若在人眼中池邊米也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也○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歎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隧二句即

秋景而言乃謂紺閣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羨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杳稏畤餘鸞鵠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會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之別峯與渼陂岸在長安仙侶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山綵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

○此詩專為渼陂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公渼陂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帰無極終南黑可以見昆吾御宿乃渼陂相近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峯名矣陂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渼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峯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是也頷聯言陂上物色之盛如此春相問游者衆也晚更移忘帰時也投公與岑參兄弟游渼陂有二詩又與源少府宜渼陂有詩又有城西陂泛

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故作之詩皆以文人彩千動
時貴安得知也故此詩因思漢陂之遊而聯乃云
我從此去弄筆以下氣象實與飛騰也而今白首矣
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
自關當長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
事而末乃歎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
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登高望遠
皆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殺猿嘯哀
鳴清沙白鳥去復回渚不一白鷹之不盡也久客於萬里之外
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為艱難
潦倒白髮而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陬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徵吟為底事坐領獨看西日落柴門猶阻北

人来○不辞萬里長為客○悵抱何時得好開
成都有大城西有小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元亮
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躭靖節先生侃曾孫也祖
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
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多種菊每携酒吟詠其間
在河朔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
河朔飲雪頻即雪山又曰西山在成都西劒門地
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
志劒州劒門縣有梁山一名劒山自蜀出漢中道
遣白衣人送酒至便醉飲而歸典略云劉松哀絡
皆由此以門名○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
故云東行且未知茅齋之處矣
茅齋而東行秋已暮矣
菊宅遶江上之酒杯也此時雪頻無人可到但可
望西日之落劒門有兵防禦當未通北人之來蓋
吐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末
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況何
時得以開其懷抱耶其情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愛一聲何處送梅

○百丈進家上演○將梅蘁驚秋偏更取梅花插
送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遲○
臟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月為臘後漢音
義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
大祭以報功者也雲安縣在夔州即漢朐腮縣也
書應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得歸宣言武已死
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
有繫帛書言武在其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鴈
本無傳書之事沿襲以為故事耳百丈巴人接竹
為纜以牽逆流之船號百丈明光殿名漢王商借

明光殿起草作制誥時肺病甫有消渴疾建丑之月
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氷凍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
憐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而聞鴈見船乃江可
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蘁未經遠塞之天林盤更
媚又若意動之事也末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
嘗獻三策於玄宗如長卿之臥病茂陵也若得朝日
疾卧病峽中亦如長卿之臥病茂陵也若得朝日
邊而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
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淌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如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如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新亭書王粲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相對作楚囚泣耶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意也烟氣煖則其色碧霧暖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遲鹽發舟腸月一日之春意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顗等以中州士人而留江左公之卧病峽中若相如卧病茂陵故頷聯以新亭茂陵事自喻尾聯遂言腸書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惟想移掉而去為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矣按相將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亦言浮槎移動之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棹桃花臨水岸輕舟柳絮點人衣春來潘岳須開懷久去劉郎莫遠知見

面綠它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遠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思謂今雖
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良辰美景若假如之
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
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目前春光爛熳之時也準
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戚知舊凋
謝離索見面者小則無與同玩此時景宜若無親
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無歡老思鄉則我
之懷抱雖又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
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繞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
公之族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於朝故兩京
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宅以白玉盤承菜以相
饋遺而此菜之細縷如青絲者實由纖手婦人作

之也然此惟兩京有之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此物在眼所以重遠鄉之悲也未復嘆曰此身未知歸時定在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耳固未得食之也又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与吹笛詩重見皆句風月二字同是一格

○人曰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咲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勝棗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柏葉歲時記元日進椒柏酒飲以年少者為先金花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改舊從新之意流水伯牙撫琴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蕩蕩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子期死伯牙遂絶絃不復鼓曰世無知音者○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為節日乃人情土俗之所同尚領聯謂居家薄飲無復柏酒之餽而花勝之辟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按劍彈琴乃托言以寓懷自遣之意然劍氣衝牛斗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彈又志在流水故尾聯遂言為琴劍皆引我

江湖之興直謂不憂道梗而欲徃遊之也此詩蓋作於未出峽之前不可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慢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鶡冠隱士之冠也以勇雉毛為冠古有隱士號鶡冠子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南京望長安在北長安又號北斗城○此詩言舟中本不飲以其佳節故勉强而飲然

[illegible]多飲矣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濶眼昏蝶鷗輕狎無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末聯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身在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郤氏謂其欲云少陵此詩次聯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似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棄之景耳老杜則謂春江平濶故其坐船如在天上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思更[illegible]句工不可同日而[illegible]觀況公亦豈必本沈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寥落四周催

竹葉酒名也白鴈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〻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此詩因病不得縱飲而作也言重陽佳節而獨酌數杯復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花乎咄〻不滿之意也後四句因感時撫事言在它鄉而聞暮猿又見故國之候鴈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雖散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登高郭緣生述征記曰重在涪江涪江源出白馬峯不知所極○羌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麟〻久為客路難悲〻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

郭縣屬梓州傍郭之縣也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流東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華清宮所在○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羌對黃花矣然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在客中倚傍人門其難〻之懷為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尚復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而不復再至唯有斷腸而已

○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言誰與同
幅巾拄杖村邊去藜杖東籬菊蕊新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川不改對斜曛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言誰與同
幅巾拄杖村邊去藜杖東籬菊蕊新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川不改對斜曛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 小至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每獨往勝處輒流連菊解制頹齡酒能驅白日閒採掇黃花滿把頻來不插一枝還

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吹帽晉孟嘉字萬年江夏人晉永和中爲桓溫參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目左右又竇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還之溫命孫盛爲嘲之咲而請紙筆作答了不容思藍水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爲藍水地里志藍田山出美玉

名王山茱萸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此詩爲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常時歎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爲崔君盡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而翻案用之而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之吹帽以侮桓溫耳今我盡崔君之歡故正冠以相禮貌也第三聯即崔氏莊山水之景以寫其目之所見末則把盞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會可謂真盡其歡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綉五紋添弱
線吹葭六管動浮灰岸容待鵷將舒枕山意衝寒欲
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添線唐雜録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
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吹灰續漢書以葭莩
灰實律管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
雲物左傳僖公四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
休咎○此詩正詠冬至日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
前一日作詩故也猶小年日亦此義也注家徒尔
云耳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催也第七句言
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之義又按覆掌中
杯必當時飲酒之俗大抵欲其盡飲之意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
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後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
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鵷行言鵷鷺行也在朝縉紳之列也趨走前先為
工部員外郎為房琯事出為華州掾當時恐必參
謁郡將也顛倒衣裳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一線

長見小至註○此詩首兩句追言為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為掾吏之勞末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去年至日早朝仰御床而列內班何其榮也今任功曹趨走府庭以參承郡守令人傷心所以遐想御爐之香滿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隔不得追陪陰退乃愁盡之日不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而長也第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句茲辰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香爐不動爐煙直

孔雀徐開扇鸚鵡歌遷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

麒麟香爐也孔雀扇以孔雀毛為扇也玉几書成王馮玉几出顧命○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末句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故得近侍龍顏而殿上之御爐宮扇玉几朱衣得以相親而熟觀也麒麟不動金爐象瑞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內侍引班之臣故只在殿中也去歲今日逍遥於龍顏之側今年此日山城之內所對者寒雲淒安得不愁而斷腸乎

○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
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紫宸殿名見前紫宸殿退朝詩三秦漢書項羽
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
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此詩起在夔峽而作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
惟年ゝ爲客故異俗相親也天涯之客今日不過
散步林壑之內而諸公在朝則此時正鳴玉珮向
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想如此宜乎方寸摧折而
歎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
一句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
五句也

至後

冬至ゝ後日初長遠在劒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
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
相望愁絕掩卷憑詩成吟咏轉凄涼

金谷園銅駝陌俱在洛陽棣萼言兄弟詩棠棣之
花萼未韡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詩公因至

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影漸長陽生陰退
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在蜀思洛猶困逆旅何
也故言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然亦
有何意味彼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我之故鄉乎惟
弟四句弟六句應思洛陽三字梅花欲開又至後
之時也

臘日

臘日常年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
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
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旛奪下九霄

紫宸見前註口脂面藥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
翠管銀旛竟所盛之器也○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
賜而作也萱草初苗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暖而
生故曰還萱草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
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暖可為夜飲之樂況公
退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
終飲乎

晝夜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尋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更橫索錢

二月晨睡不為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落猶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瘡痍暴斂之未已也然則終公豈晨惰而晝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晚也又按後四句見公眞憂在家國而所願者去兵平賦足民而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陸千峯共一逢人日病北書不至雁空聲

銀漢遙應接鳳城

書雁見前十二月一日詩鳳城指長安○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聲語相出入黃氏以為在夔州作得之矣旅魂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帆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菊又山中之物也客中久病故園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能與長安城中

相接而公乃不得歸也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〻塞峽中早晚来自楚王宮亂波紛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寶光應葉与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如也鄭子真名朴居谷口脩身自保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聞其風以禮聘之不屈而終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近古逸民也前六句詠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子真設以雨有

不得往見也神女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〻暮暮陽臺之下故弟二句言江雨早晚来自楚王宮也

雨不絶

鳴雨既過漸細微瞑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泥不濕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匆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舞石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燕止則為石行雲見前○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絶也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

風亦緩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曰
復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不見
不止故上水之舟愈遲不可緩行也

○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
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本有言
家存哀哉寡婦誅求盡勞哭秋原何處埋

白帝城見前秋興詩註○前四句賦變峽雲雨後
四句因聞哭聲而傷時也雨大傾盆故江聲如雷
霆之怒雲出門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
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寡徵斂不已所以其日
兩後聞有哀慟於遠村者公蓋即實事以賦之也

○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
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楚王宮見前詠懷古跡第二詩○此詩只是賦雨
後晚景兼自歎耳詩既成姑以返照二字為題實
非專賦返照也楚宮之北皆陰其景也如黃昏而

城西則雨過猶明也痕者急雨之跡落日照江波搖動崖石故城西猶明雨後雲深未辨山村放宮北已昏矣返照猶明而公已閉門以卧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得不早閉門哉

地理

○望嶽

西嶽嵯峩嵽嵲壓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嶽華山也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杖杖拄藤竹杜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也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華山記箭括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絶頂者白帝西方之帝也○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儓倦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聯結聯皆欲見之意也嶽鎮特尊故諸峯

序列其下如子孫之侍父祖而不敢亢也寇萊公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与齊車箱谷箭括門皆西嶽之名跡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劒閣終堪擾聞道松州已被圍

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赤甲山在夔州見前赤甲詩劒閣方輿云在綿谷縣松州在廣元路即劒外○詳詩意似指夔涪之間有亂兵成都又有叛者故云黃草峽之船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往来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劒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戈故第三聯因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来而遥解之曰朝廷莫慮劒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援即今吐蕃已圍松州則蜀道自有近憂不必深慮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田舍估客胡商淚

淵禁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灩澦冣宗宇記灩澦堆冬来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
半沒在夔州巫峽口方輿云在夔州西南二百步
瞿塘峽口蜀江之心水經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
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
如衆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
此為水候舟人取應不決名曰猶豫鹽井蜀郡家
有鹽泉之井○此詩觀灩澦堆之漲有覆舟之事
而作也諺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
莫上今既沒孤根深則江水暴漲可知其愁也鳥

驚龍喜皆因水多之故惟有舟人漁子習於水
歌而回首其意自得商估舟致喪其所載者則登
岸而泣也又有鹽船幸濟而全者公因戒其舟中
之惡少年言此係莫畫傾鹽井之所出以冒險僥
倖而過貪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宦高樓縹緲之飛樓峽折雲霾龍虎
城尖倚昊旌旆愁獨立纏絲繞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瞳江清日抱龍罷遊扶長流杖勸後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扶桑自前諸將詩註弱水史記在西海未能決一
羽○此篇首尾賦家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
旌旆樹之猶恐不禁風高而仆其峭拔險窄如此
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縹緲而凌空也俯而觀之
巫峽鎔拆之中雲氣陰黯者龍虎所伏也江水清
淺之處日光圍抱者龜鼉出曝也遠而望之東海
扶桑其西向之枝正當海岸之斷石西流弱水其
東際之出則皆倒影而隨流此四句皆狀其實高
而後見也末則公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歎
當世至於血淚洒空且屢回其白首也然則公之

悲以天下非若牛山觀者之泣者

8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廟碑并序 成王諱嚴侍御
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窓○霧濛濛
濕朱柹浮雲細細輕杖鉞寒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
餘清白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杖鉞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導假以黃鉞出討之
投壺漢祭遵字弟孫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
娛樂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句暗用其
事以比衛伯玉也○此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

承其請賦之意故極口稱美而未已首句言其樓
之高次句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
其新第三聯言伯玉杖鉞坐於樓上寒開帷幔望
見之者皆瞻仰其具美而樓又有壺矢書籍列焉
故云有餘清見其不專耀武則多暇而兼尚文事
也公務簡少暇日故多与參佐同登此樓一時江
漢之上有如此之風流足以起萬古人情之想慕
也

○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覽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安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受簡烏能賦悅似相如為大夫

二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天清而地濁
三伏立春木代水ㄨ生木立夏火代木ㄨ生火立
冬水代金ㄨ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
至夏日必伏庚日金也夏至後三庚為初伏第四
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漢馮唐傳古者命
將跪而推轂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
之曳裾鄒陽上書曰臣雖愚陋則何王之門不可
曳長裾乎受簡謝惠連雪賦云梁王遊於兔園授

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此篇公以前詩未盡其工又作以奉伯玉也前篇領聯雖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觀矣此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故楚之都城也故登之以望遠見衡岳出於雲氣之外岷江洞庭散流於地中也次聯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此樓中立其間高敞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為有乎以為無乎言不待問而可知其無也後四句仍是嘯美伯玉言其幾年專制閫外惟鎮以靜不生邊釁而終日與居者多文學之游士也末以雪賦中相如受簡於梁王之事比奉衛王之請賦而議言老不及司馬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洒衣裳倏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綉嘯松陽水奏笙簧看君宛若看王喬履舄還疑出尚方

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相近其地四時常有雪漢署借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著香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

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
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
一雙舄焉乃詣尚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
履也○水樓之高本涼其日又起秋風故如陰山
之欲雪言極涼也公前為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
員外郎自可隨朝令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
樓之涼也見其甚不相舍耳石壁赤色雨溜班駁
雲過而日光暎之故如開錦綉松樹近水有風故
其聲可聽三句即水樓上所見之景也末聯用事
令故事比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而來仙風

故云然耳

宓子彈琴邑宰即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
泯為政風流今在兹可憐隣賓安蓋傾蓋何處老翁来
賦詩楚之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呂氏春秋宓子賤孔子弟子治單父鳴琴
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前漢武帝時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初軍從濟
南當詣博士步入關又吏與軍繻曰傳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
為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又吏識之

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傾盖孔子之郊遇程子
傾盖而語終日猶交盖駐車也夾方言圍基自關
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此篇專美終軍故
宰終軍之事對起第三句言終明府能繼終軍故
其棄繻之節操猶存第四句言終明府能為政故
子賤之流風餘韻今見于此也第三聯言明府好
客令人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憂之
翁亦来此水樓賦詩以美之也末聯即述景趣瀟
洒此亦指冯明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来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錦江在成都方輿勝覽云玉壘山在灌州湔水出焉寇盜謂吐蕃寇成都後主先主子禪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吟之恨而諸葛亮作此亦興廢之感也梁甫吟晉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刎田古慙亦

從而刎焉諸葛孔明因出齊城門作是吟以歎之
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又中有三墳纍纍又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
絶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
國齊晏子○花近高樓愁可以娛登覽之目矣而公
乃云傷其心者以天下之兵戈未息来此登樓亦非
所以行樂也傷心之際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
擁江而来自有天地至今如此而王置山之浮雲
則古今變態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
北遂言唐室猶尊而庾使吐蕃毋入寇也末聯又
即樓前所見謂後主亡國之君猶得祔祠先主廟
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憶諸葛公惜其興復
漢室之志不遂也後三聯皆所以傷心之實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謡幾處起
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五更更者經也歷也節子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影動搖漾武故事星辰動
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

寒不寐將曉而作也首句驚歲之晏第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聲故悲壯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然此二句雄渾瀏亮冠絕古今參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也聞戰伐者傳聞軍敗而士卒之家哭末聯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於人事多違音書又絕如此之寂寂者乃適然也豈固為我之困耶

眺望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凄〇山連越嶲晴三

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東南流與射洪江合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越嶲唐志嶲州為越嶲郡有越水嶲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五溪漢馬援擊五谿蠻夷謂雄谿樠谿辰谿也在辰州界〇首句言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嘆之景也次聯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

之大涪江分派末流之遠也獨鶴飢烏亦望時所見風日淒〻天色已冷故問何事而舞覺得烏飢而欲啼也酒煖乃色緑射決寒輕故此時仍緑而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為我携杯至此而飲我乎又按第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又與立春日次笛二詩同格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内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萬里橋見前卜居詩○此篇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遠客于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舊交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亭榭

○滕王真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来遊此地不知還

亭在玉茗堂觀內唐高宗調露年中滕王任閻州刺
史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閻州有亭洪州有
閣又有碧落碑在焉○此亭予在道觀中故以仙
家詠之言亭子挽巴山近道陵上昇之處尚可躡
丹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
之物第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石之韻令人愛之
而動心花蓋之密又爛然滿目此地之人至今歌
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而忘歸者以有江石
花蓋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敞○遠岳○連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歡○噪○花底山蜂遠○迷○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千

鄭縣屬華州治岳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
花因名曰華山又曰華岳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
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寶定五年大家宰晉公宇文
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
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纂大路以絕道濟粮道是
也雀喻小人蜂喻群小趨權勢
也未知是否恐一時之景實○亭子高敞故望見

高遠而有以發公之新興也其曰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峯之俯臨官道遠則見柳色之遠離宮也其日春暖故雀喧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故以一詩為未足欲更多題以寫此景又衆人皆散而公獨留則若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景斜五株桃樹亦後遮高秋總餽貪人謂舊日天下大平家給食足至高秋纍纍滿眼則豈復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時桃熟皆以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豈復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

慈鴉寡婦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總餽貧人謂舊日天下大平家給食足至高秋

時桃熟皆以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

是滿眼則豈復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

簾户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之妄打慈

鴉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此詩疑是公弃歸草

堂之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故題之也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過此徑人行其下今樹枝愈繁往来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来皆聽貧人取

以充飢来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簾當戶
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鴉来止亦
莫肯任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次
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堂而言
也末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家家有寡妻
屢屢有群盜亟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
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者非止桃樹
而已

8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個細寫愁仍
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聊出大
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按唐李潮歲時記四月一日内園進櫻桃寢廟薦
訖頒賜名臣各有差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
拾遺隸門下省大明宮見秋興第五首詩唐制賜
近臣櫻桃有宴故曰金盤玉筯無消息也○此詩
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
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送饋出於
野人以籠盛之所以紅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
觸破傾出雖多惟其勻圓如許之同也第三聯遂

憶往時任左拾遺之時同寮省臣之賜擧出大明
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我因感君恩遂言
今日王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
則宜自覓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艇

南京冬客耕南畝北望書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沿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
自雙若飲羞將浆携所有鴛鴦無謝玉為缸
南京明皇幸蜀後隨成都為南京置尹至德一年

以○此詩公因順流細君泛小舟而作雖在第三句
見題而首尾比喻為進艇之事言其留滯蜀中春光
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神而偃卧也因欲遣其
閨懷故引老妻稚子之浴江且以瞰前妻
子相聚為娛而已蝶之相逐之並蒂雖若指進
艇晴所見然其意實比其夫婦同舟所謂與而比
者也末言以茶為飲以蔗為浆隨其所有而携在
舟中且以瓷罌盛茶與浆其潔白亦不讓玉缸之
盛酒也始若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矣又楙公乞大
邑瓷碗詩言其和如玉白如霜雪宜其不讓玉

缸也

城西陂泛舟 西陂漢陂也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者○言信乎橋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吹細浪搖歌扇○搖飛花落
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古歌辭以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
障面而歌故謂之歌扇○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
首言歌姬管簫之倫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
可望不可親也悲遠天聲聞于天也自信其動徐
看其產中流自在行也第三聯情景辭句艷而不

淫所謂樂而不淫者也末聯雖寓言實然在樓船上
數見小船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也酒
如泉因左傳有酒如池有酒如淵之文而立言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親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冬喪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
表日落蒼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材是濟
川功會須却咲千年事○石何時到海東

華表又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

表柱有白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来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題柱成都有界仙橋司馬相如西去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傳車過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濟川商書高宗命傅說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驛石齊地理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宏壯與木橋相同也次句言人不必褰裳涉水而行道通也次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

橋如青龍而長也第三聯上句用相如事以為自謙之詞下句言李司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川之材借高宗傅說之事也合歡者諸公相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梁海之難卒無成功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燕飲

8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鶺鴒飛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青門見前舍弟觀詩○此詩第五句云近侍只今
難浪迹言不容浪漫則迹於朝閒矣其罷拾遺明
甚次聯言我白髮之生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陪
鄭八丈晝飲戀此曲江之物華耳物華指起聯二
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矣
然未免無家則禄仕之計豈容已乎言必須更受
一官故末聯又勉鄭八丈出仕而未須隱也謂我
白頭者猶欲仕況如丈人之强健者乎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聲清青琅玕春酒盃濃
薄冰將椀碧瑪瑙憲悞疑郤堂過江蘸已入風燈霾
雲端自是秦樓厭鄭谷時聞雜珮聲珊珊

按鄭潛曜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
故曰主家言公主之家也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
於樓見前王基觀詩鄭谷鄭子真耕谷見前江
雨鄭典設詩○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
貴氣象自可見也煙霧微聲紋清滑洞中深陰
杳故也酒濃而見琥珀不疑瑪瑙碗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寒誤
疑入巳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磴在

雲表陰霾之間矣因此覺得駙馬洞中乃秦女鳳
棲之比非若子真之谷口故得聞珮玉之聲清亮
可愛又豈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胡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
笳賊又流涕歌欷有頃士之思遂棄圍而去武陵
曲樂府橫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辭
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表生者善吹笛援
作歌以和之名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敢臨水
武溪多毒淫○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
句第三聯見其發聲斷腸應第二句也堪北走者
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
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其善弄也然武陵
一曲未有所考疑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

笛而有感也末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又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愁臆後春生霅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耿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健破籠人何事網羅求

下韝鵰號九天須臾却避網羅堅三窟戰國時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索句作詩當作千人言此鷹在野千人肯深蔵而恣意遠飛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不可得衆人何為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千人當作千人言此鷹在野千人何事意亦似通千人猶言衆人謂求之者至於千人之多也本是野鷹曼不受人呼招故云一生自縱又且知無他鷹可與群

恥於下人賓轉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言如大鵬之翼飛碍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兎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矣言其摩空搏擊猛鷙之甚但不能穴地之深也

黑鷹鶚不省人間有渡海越北極來正朔搏風超此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盡施巧春燕同歸必見倩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陽臺巫山神女陽臺○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此猛鷙之甚則人間有猶云不想有人敢羅致各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絕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黑鷹也從北極來故越越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鷹本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盧施其巧而已鵰畫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與鷹之北向者同途必為所猜而不敢同飛也末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目實非凡鷹豈可比亦徒有所嘆美而已又按白鷹常有故結語尤為拗勃之辭黑鷹絕無結語深致贊美之辭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怜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
此身暫語船牖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潭州
再見春燕然猶在家故園曾認我為主
人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後遂來看我一
度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己之流寓他鄉
既可感矣言暫來舟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
春之莫也
虫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
忽亂簷前星宿稀知遠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
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滅來歲如今歸未歸
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又入座人
衣襟而明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靜未肯留照
復出簷前則有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疎却又傍
井欄而飛漸添多矣其偶然經於花間而止者則
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
則言客居衰老見螢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

還故鄉否也

簡寄

○ 籽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翦蜀民讓政論松菊久荒蕪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邑錢同書札待潛夫

文翁漢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修學宮蜀地大化崇好文雅見別李劍州弟詩註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為代古之主璋侯簡易也各分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出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鄉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黃鶴云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柏該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與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丙穴也方輿云達州明通縣并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皆產嘉魚郫筒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曰郫筒酒至今如此五馬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寶應元年七月

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周遊梓閬間者二年至廣
德甲辰春嚴公再鎮蜀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
得歸茅屋者自武去後成都多故公不敢即又今
始得歸也嚴公再来閭閻之民必復還前日揖遜
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言但使民如此
遷淳則已之久去草堂松菊荒蕪亦何恨矣況丙
穴之魚嘗食而知其味之素羙郢筒之酒嘗飲而
憶其不用自酤嚴公嘗宴草堂其五馬亦能識
小徑而今數遣書相促待我歸来矣必又將行厨
具酒魚而来訪也又按成都尹本以太守而降故
公用文翁五馬事稱嚴公也

慶慶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応倚無兵
馬錦里遙逃有主人休恠兒童延俗客不嫌鵝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荆州賞更新

雪山西山也時嚴武出鎮襄陽諸晉氏者荆土豪
族有住園池簡夏嬉遊迨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
高陽池清江白蘋春草莫之物色公計其程又至草
堂猶見餘春感喜之辭也此故園指院花溪草堂
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

若宋宣獻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帑主相候其歸
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遠第占校草堂則云鵝鴨
宜長數恐其惱比鄰柴荊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
今公下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不為輕
謁之辱則自制之終不令其聒惱鄰家也此
聯下到家之事無非喜辭未自比於主為看家
池比晨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苦留其流
風餘韻未覺其盡況受帥鎮之命而去其留眞又新
則俗客相過自絕而亦不厭我矣
杓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恐恐迷過客徑須愁出
入居人不自辨東西著蓑笠對蛺蝶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浣花溪梁孟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箋故號
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泥投
稗官小說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
水則醉如一塊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
言溪上竹繁不洗其畏寒陰映汕亦成碧色矣橘刺
藤梢無人剪伐亦令過客為荊
刺所傷宜以出入為愛士者之人為密竹所隔亦
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帖藥裹無人拈動必為蛺

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存野店山橋之間以公不
在草堂而不相過今秉句却問嚴公自來藉庭前
茂草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雜荒穢先拚一醉以
同卧於草色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道家有紫金火丹服之則化腸為筋鬢髮疑皆長
生不死黃閣老指嚴武兩省相呼為閣老武至德
間為給事中時甫為左拾遺左補闕兩省也草盛若
藥必盛公時又乘興遍來看藥欄可見○此皆言
向時常恐沙岸善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從
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隄防以減殺風湍不使其
崩沙岸也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則欲
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嚴公
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顏則欲求丹藥以養之耳蓋
三年在外勞苦羸瘦之甚始信世間有此艱難故
欲歸來偃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鳥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
今來已恐鄰人奪○側身天地更懷古○風急塵甘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芰荷衣
錦官城見前蜀相詩註烏皮几以烏皮羣几也雲
鳥陣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散
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
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几在而已然猶不忍舍此而
恩歸也昔者之去恐亂兵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
者之來已恐鄰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嘆天地
許大而我乃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
古人常多感慨然而前兵戈若此百念皆灰甘心
自息其機事矣未承上言雖則風塵未靜皆言有

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者之衣吾以
身而無妨矣

8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
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已傲啼鶯合遠下荊門去
鷁備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武管三鎮蜀在乾元褒昇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
德元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偏裨諸將校也鷁
見前○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
且待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

其任也○訖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
已潛入成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言我之行欲
出巴入境上正為營救帝相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
荊旧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遲未去成都者身老
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蓋平生知
已如嚴公者少捨尔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
之意切矣

○贈獻納起居舍人澄

獻納司諫之職○起居舍人清切侍天賢○舍人退食收封
地分清切侍天賢○舍人退食收封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
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獻納起居舍人澄

獻納司諫之職○起居舍人清切侍天賢○舍人退食收封
地分清切侍天賢○舍人退食收封

之署密迩中禁非賢才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既畢注記之事而退復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事付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殿閤會朝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篇者山林之士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言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兩間遐邇而地分之清切也末言我又有賦欲上尊君覽推奨之意耳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路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催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屬頗天涯春色催遷客○別淚遥添錦水波○

高適為西川節度使時嚴武亡松維保等州以嚴維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地理志汶水名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鬲北總戎適先除淮南節度使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楚蜀應全也曹劉楨字公幹皆有逸才建安七子中人漢汲黯字長孺建元末為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陽寢謀又召為淮陽太守上曰淮

陽吏兵民不相得吾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年卒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錦水錦江水也○公初識高常侍必在兗州之境故云汶上又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鉞入為侍從奇謂飛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握重兵然論名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陽寢其反謀漢文以為獨得頗牧不憂匈奴以此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為有用也末言我獨為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深甚多錦水為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面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相西不得歸關羽河內尤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章尋揚州人金章紫綬章印也金印紫綬條也蜀將閬羽字雲長先主牧江都郡拜羽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內郡拜恂為太守

又爲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首句言其人材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領聯言其力量謀為之大敷揮其能事雖天地亦爲之回轉教習精兵雖鬼神亦爲之驚動蓋大言之而過譽之也頸聯用先主定益州付関羽督荆州光武親征回寇恂借潁川二事言梓州應當再留童叟不應聽其行也関比其任留後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嘱其入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云乃反辭以激之也看一作光則言其尚可用而恐不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冕

使君高義駐今古蓼落三年坐劍外○但有文翁能化○豈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還雙淚○天入滄浪一釣舟○巫峽春風回首日○宣樓

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興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飲食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

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
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多文雅文
翁之化也漢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
廣天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又士卒或取
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都尉時羌嘗反吾誘降者八
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灌夫
在廣坐灌王孫實仲宣侯君孺召陳黃
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子
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漢刺史行部糾察郡
縣與綉衣使君同故稱使者唐之刺史則漢之郡
守亦稱使君相龍耳○按公實應元年將出峽下
江陵故作此寄別李剡州因嚴武來作君遂不果
行此作與奉待嚴大夫詩同作也駐今古者
言其高義盡人古之人與之游敬也如此高義而
寂落遠郡久而不起亦可念矣翁用郡守事亦
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侯應寂落之句
第三聯言其卦荊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也末

言兵戈之際○宦遊上帷有四首
向春風以相慰耳
○ 秦當別悲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
久○滄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異一
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日暮歌
後漢馬援字子[illegible]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兵策
封伏波將軍蕭何景志農韜不務策功曹掾曰[illegible]
有征討並未得還府鄉復以功曹為吾具論[illegible]
指耳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illegible]

薛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
石次玉又大見可為珂裁為馬勒節者也○按廣
德元年公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不赴此詩次句
以蕭何自比必作於廣德元年已後蓋公常有去
蜀遊荊楚之志此必因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而
寄別巴州也第一句稱美巴州以馬援之勳業期
之第二句自謙言無志於仕矣第三句自言欲去
之之久第四句言荊南雲水之閣我將往彼也第三
聯言我終往彼垂鈎不得一魚巴州而別也末言
巴州之興不在洞庭之上而在於滿任以歸朝也

又按馬冀不可解疑是烏冀異字之誤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鬼三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
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笵彖蠡船

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
諷過失讀禮儀韋贊善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
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杜陵韋曲並在長安
韋杜鄉中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未央宮方
輿勝覽未央宮漢高祖七年至長安使蕭何治未

央宮笵彖蠡為越相功成泛扁舟遊五湖○此詩公
必在荆南送韋七贊善北歸也韋杜二族皆在京
兆部內都城之南故云鄉里又云未央前韋氏多
有位至宰相者故云景近鬼三象而去天尺五之
語則二家所同也惟其在未央前故云去天尺五
甚近之辭也第三聯言贊善北歸則遇南雪之凍
乍開下句言公南遊則見花柳之春已盛蓋北寒
而南暖故耳末言當此之時洞庭春色惟添公子
之別恨而公且泛湖以忘歸也九歌云悲莫悲子
生別離又云思公子未敢言既謂之春色又云

悲公子者別離之際好景乃生悲也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從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徃来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从銀鞍傍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又為戲簡故其辞致之甚江閣指崔之所居第二句言自天明起坐直至中午不見遣為来迎倒句法也次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雨細儘可入城善盖赤甲瀼西之居在夔城外而崔在城中許邀公也後四句只是促其馬来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崆峒隴右山名宛馬大宛馬嗜苜蓿草嫖姚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為嫖姚校尉陳留阮瑀字元修與陳琳並為曹

操記室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張孟卓南金也○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天不失其可親也首言哥舒翰自隴右入朝者為有降王款附於大唐也上言胥睿者言如李廣利所得宛馬食苜蓿而肥下句言當時邊將盛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弟三聯上句用曹操辟阮瑀事比田九為哥舒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爭長言其獨步早見招言其少年也末言此去哥舒翰麾下人才之盛皆賴田九引進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蓋囑之之辭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棃妃堂上色殊衆海鶴堦前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首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因兵戈奔走在外故云空復春也次聯言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如楚妃在堂上衆女之中其貌獨美然晚節流寓他鄉如海鶴不能沖霄乃馴於階除以鳴向人弟三聯言我非不為隱者之高惜

應接多事之際尚求辭穀之術然而繫於一官不遂高蹈者實因世亂藉以藏身耳蓋吐其心事於徵君也末又美徵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如我在雲安為毒熱所苦此亦寄贈相慰之辭耳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游

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玉壘山在灌州青城縣公時在青城因寄此詩曲江在長安城北為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按公在嚴武幕為幕僚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蓋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也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其多憂而頭白也末聯言客中寄書尚傷心者不得復返音遊也玉壘山在青城縣故鶴註云當是上元二年公在成都赴青城縣作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艷澦堆

崔吏部滑謫荆州司馬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柱觀張華博物志江陵有墓甚矣而唯一柱衆梁皆拱此柱瞿塘峽名艷澦石名並在夔州瞿塘峽江即灩澦堆所在○崔滑必嗜酒雖以吏部謫為荆州司馬猶不嚴酒盃故公隱之而專言醉也

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亦有伺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常開而常開尊所以慰司馬也

也弟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已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慽又無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荆州耳又按注家竟說九江不明惟蔡氏書傳力辨九江為洞庭湖今觀杜公寄荆州司馬而言九江亦指洞庭湖矣蓋潯陽九江乃在揚州之境荆州之東既非謫官所可到又非落日之所在也

訪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能儒飡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来看藥欄

干水涯也藥欄花藥之欄檻也○此必遠来之客
初至成都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
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
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盡日延坐而以麁糲飯
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也末乃囑其再来者
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覘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花逕不曾緣客
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飡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
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此四句
寫其幽棲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
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沽餘歷此四句寫其真率之
意人見公之甘貧而誚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
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荷人道有火微星
元戎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戎戎車也
郊坰尔雅邑外謂之坰東西玄宗在
蜀合東西兩川為一道以限嚴武鎮之南北自蜀望
長安為北蜀為南也張翰字季鷹吳郡人賀循赴
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
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君亦有
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冏辟
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
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
意耳富貴何為耶遂引去耕魏志管寧字幼安漢魏
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
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
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
已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位
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此詩首言中
丞以大將而少引兵從以出城逍遥閑遊而至草

堂也次聯言中丞合東西兩川而握其節以撫安
全蜀故視中原雖有南北之異而公得流寓於此
也頸聯公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去朝居此不獨
如翰之就蓴鱸又似寧之避地遼東也末又以處
士自居言寂寞之濱雲霧晦莫無人知有處士在
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厚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叙盤桓

嚴公自携酒饌来就公飲故曰行厨起聯賦其
具之盛騎從之都次聯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
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由嚴公禮貌賢者不自尊
大而從容来訪也又言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
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
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也凡言百年只是
一生終身之類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晚始開江鶴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盖能忘折
野梅○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繡衣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使出討姦
猾治大獄皂盖漢志二千石者皂盖朱兩旛習池
晉荆州峴山南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此詩首
言身老豪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又其晏開門之時
適見江鶴之浴鄰雞之來即所觀而賦之也後四
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既能携酒相過高使君
豈亦能至草堂而折梅乎故借侍御威以催山
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也高為蜀州刺史故用太
守皇盖事又用襄陽守之事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公還官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雖愛登臨暮○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苑馬唐兵部有監牧使掌天下馬政置八坊十二監
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錦江因濯錦
鮮明故得名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許

詢文通遊放情丘壑有東山半有蓋微洞即安石遊處也晉阮籍性迂懶禮法之士疾之如讎焉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此詩公自述其野真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也故又言彼特采官焉以充員耳為冒濫今自幽棲之地釣錦江之魚乃其真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豈謂其踈畧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

○酬郭十五判官受才微歲晚尚盧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閑心詩總廢花枝點眼句猶成共憐燕石能無玉何惜片時稱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

燕石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匱客見之俛而�links其口笑曰此燕石也蚳五寶皆生大怒藏之愈固是隋左傳僖公十八年秦隕石于宋五星隕如雨隋珠也又星隕如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

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
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橘洲
在湖南長沙郡之高口○此詩公在長沙郭判官
幕公時為之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我才弱而年
老但有虛名而已又況卧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
為隋侯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
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皎生明也公居高口郭在
橘洲相去甚近故末又屬其挂帆一來以面論詩
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著處看去亂
鄉愁江邉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
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
思梅因請再任又抵揚州梅花方盛開對花彷徨
終日與陰鏗俱以能詩名騈陰何體○此詩起聯
用何遜事比裴迪言遜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而動

興令迪登東亭逢梅花而賦詩寄我亦如遊之風度也逐言此時但對春客之際東亭別懐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遏乎宜其賦詩来寄也然幸尔只寄詩而不寄梅若折花来則傷我歲莫之情矣折来且傷歲莫如何可去蜀州同看必起思歸之愁也我今在江邊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日夜生矣況又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詩中必有惜不順公同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意為此言也

送別

○ 李嘉送鄉弟韶陪黃門從舅朝謁

令弟尚為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来相國無案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郭卸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閨黃閣畫麒麟 舒

韶比無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從祖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滄水使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馬禹乃退齋三日遂發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晉潘岳字安

仁才名冠世為衆所疾擯遷十年惠帝朝為黃門
侍郎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于軒屏黃閣漢蕭何所
造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鄉第
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杜韶次聯美
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為從叔所親愛捨舟出陸策
馬隨行○是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與解鞍之時其
論可知矣而黃門之鳴玉佩橫金帶者乃報主之
身甘富貴重如此豈易得而近之哉末聯因韶以勉
黃門言今別時猶是季夏途中莫遲回度秋空吟
蟋蟀如潘黃門而已須早歸朝策勳登宰相而與

畫圖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盃錦席高雲涼生人送客何所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
輝光○預傳籍籍新宗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漢趙廣漢宣帝朝為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張敞
字子高漢宣帝朝尹京兆九年嘗為婦畫眉○前
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餞飲也夫以
剌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玉盃行酒而分韻賦詩
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良不惡

矣然以公則衰老自傷宜其難於為別而實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廷定有陞擢矣既為南京少尹必陞二輔大尹故以趙張京兆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

○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能頻愛弟傳書彩鷁新迴轉五州防禦使超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膺送荊門水白帝雲倫碧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兼荊南節度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儀為尚書故曰八座太夫人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都督防禦皆職掖荊州刺史故云問俗畫能頻言時時掖問民俗於刺史之境見其屢恤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來舟以至江陵也其時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儀尚書之力故遣弟致起居於其太夫人也第三聯賦別筵之時景膳送水者臘月凍消順流至

江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合海日之輝見晴景也
末之寄聲杜位言我非惜一詩不以示意當知向
時二毛今盡白矣亦為若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劍南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分天下為十道九曰
劍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如
漢刺史之職而劍南治益州○此詩言幼年相得

至於壯年而後遂別則彼此無音問矣後日之會
知復何處而偶尔相見即為別筵可勝慨哉所以
於桃柳者為其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別筵見之
而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別倒
句法也

○又送幸員外在惠義寺園曾送一絕句

雙峯寂寂對春曉萬竹青煙客盃細草留連侵座
濕殘花悵望送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
攜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第四句寫惠義寺別筵之景也隔日必與諸公為

泛舟之遊故曰何由得言其佳會難再也公與辛員外自梓州至綿故云未擬回公暫至綿將復還梓故云共誰來此蓋寺中之賦別而預叉綿州之分手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簫白紡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櫪棗下猶搖指花開會趨相府今晨散恐失佳期後命僕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杜相公鴻漸也大曆二年六月自成都入朝此斗長安戍名三台星名三公之漸自成都入朝北斗長安戍名三台星名三公之

象言三公上應三台○李秘書蓮赴之也送言秘書乘興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盛天地為之回轉其行故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岩而上出楓樹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落葉之聲船檣向後而直搖岸傍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處此寫其乘濤順流道路所經之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南極一星朝北斗比李八自南方而上長安望五雲中三台者比其赴杜相公之所也○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此言杜鴻漸自罷歸蜀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笋迎船出白江魚入饌來雖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點陽信使應稀少莫惜頻頻勸酒盃

大家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子毅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又作女誡七章今行于世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詔昭踵而成之家音姑者尊長之稱如婦之於姑之義也竹笋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篤冬月思笋食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臾笋為

之生持以供母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汲流而汲母嗜魚膾夫婦常力作供膾母性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之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黔陽黔州黔陽郡○首句直以曾大家事拍王判官之母隨子而同赴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即舟行之景借泣竹躍鯉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之道也第三聯言別意雖不自堪然此鄰危之時深賴判官之才有以濟之使幕之辟不可留也末則恐其別後音

問之少而深致飲餞之殷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參軍鴻漸臨老陷
○ 賊之故闕為面別情況于詩

鄭公樗散鬢髮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看蜀道
○百年垂死中興時倉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
餞遲○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
葉書之殆遍善畫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
署其尾曰鄭虔三絶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
博士著書八十餘篇授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

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還舊任會潛以客章
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
使繪齋壁虔即祈辭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户參
軍樗散之才言不合世用也出莊子○此詩首憫
其才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能書且今乃遠適
已為可傷且將老於平復之世尤可悲矣惟其嚴
譴故倉惶就途遂公又往餞弗及此後無路相期而
會亦無由矣故末句直期地下之相見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侄贇

逍遥公後世多賢送尔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

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
髮前○古往今來皆逝水○斷腸分手各風煙

逍遥公此史高夔傳學敬遠尚忠夷簡澹於榮利
徵辟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
逸周文帝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踊之曰逍遥
公又舊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常於驪山
立之後為小逍遥公房以別之○高二盖後進而
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為逍遥公名其所居為
清虛原幽棲谷世系表以夔之後為逍遥公房嗣
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致之語次聯屬其類

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公以前輩
自居明矣後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
悲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
○客○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白馬江
寒○柳○○○○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著五色班
爛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荊州記宜都
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有重巘高崖崖間有石如人

負力牽牛人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一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① 此篇為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屬所在而送之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戲彩以娛其親者因嘆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為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三聯言韓往江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劍屢驚滄海欲無舟境非吾土傷登櫓久客厭聞猿途遠

晚秋李杜齋名真和竊親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乾元二年冬寓居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三秋矣尚方乃主造御器用者暨滄海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才讓於重剌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膝滄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漢書靈帝當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與杜喬亦齊名一時① 公在西康州同谷縣與李銜相處乾元二年矣別後也今復會於洞庭之上逆計之已十二年

公嘗檢校工部員外郎得與尚方賜屨之列然不得登朝以受真賜故云遠媿而又嘆其尚留他鄉也境字疑是竟字第三聯言與李冬交之情雖陳雷膠漆之謂亦難比並而甫一失拾遺之後辱在泥途遂不為朝廷所用矣上句應起聯下句應次聯末用漢之李杜相比雖云忝竊實見其名行相次難於一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戀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

重泛鄭監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禾詳其名鄭監名審其

前有湖公於李之芳筵既聯句贈字文又與晁或泛湖以餞叙別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歌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去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寅緣

習池晉山簡鎮襄陽多之習氏園池輒醉歸時兒童歌曰山翁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谷口漢與有四皓其後有鄭子真隱居谷口脩身自保與四皓相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真不詘而終○此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

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言諸餞飲宇文欲為淹留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肯回舟也第三聯賦湖舟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愛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日遊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絕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鄰人入夜爭餘瀝雅子尋源獨采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滌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尔常寧免勿看

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侃宇士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荊江等八州軍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此因獠奴脩引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奬之也言山陰日暝之際連筒之泉其来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反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遥聞一注之聲来自高山青雲亦為之沾洒末用胡奴事美其夜

原件短缺 P131 后缺